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二二八號

據民國周志中修呂植等纂影印
民國十三年鉛印本

河北省

良鄉縣志

成文出版社印行



藏書

321514



10107571

sk95/15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八月臺一版

良鄉縣志

定價：新台幣四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五號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版權所有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收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為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弊，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爲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爲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爲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良鄉縣志序

邑之有志由來已古所以爲行政者藉手之資也良屬京畿近邑風俗醇良其得嘉名者以此至邑之有志創之者爲明嘉靖年間安公守魯續修者爲前清康熙年間李公慶祖楊公嗣奇至光緒己丑范公履福又復重修然年代變更日新月異迄於今又三十餘年矣中間政治沿革時俗變遷不能不有所出入余下車伊始卽擬續而纂之適境內遘兵未果迨事平後乃邀邑中各士紳從事於此主纂者爲呂君植見君之深副之者爲吳君士傑游君從仕魏君士儒吳君士英呂君蘊華越八月而告成余詳加攷訂見綱舉目張有條不紊乃重歎爲良史才也諸君復請敘以弁首余雖不文然幸繼安李楊范四公之餘業附諸君子之末光有榮耀焉故不辭而爲之序

中華民國十三年季春月知良鄉縣事周志中撰

良鄉縣舊志序

前明翰林 郭秉聰

良鄉畿輔首縣縣志久闕至止者慨焉豈以路當要衝使輶旁午疲於賓餞無暇及此耶黔南安侯履任二載政通人和百廢俱興謂志之係於邑也甚重乃銳意創修請鄉大夫箕峰楊公博取羣書旁詢故老爲之蒐羅幽逸凡有關於政教者擴錄罔遺彪分臚列纂次成編一切撰述楊君獨任其責越三月告成而侯復加校閱裁正焉果足以信今傳後矣乃謀梓鋟屬予爲序夫古者地里有圖有誌蓋周官職方氏與小史外史所序而道以詔王者非徒飭吏事廣見聞已也良鄉隸順天府其邑之山川田賦宦迹民風與夫人材物產載在一統誌邑誌若可無者然一統誌天下之書也其法略邑誌一方之書也其法詳猶史家之有本紀以舉其綱必有列傳以張其目也況良於甸服在一同而內者乎故吏斯土者觀山川則知地形之險易觀田賦則知公歛之厚薄觀宦迹則知吏治之得失觀民風則知習俗之醇漓觀人材則知世運之升降觀物產則知民需之豐嗇考據既真籌畫斯允因時敷政通變宜民而生斯地者觀感興起咸有所資焉其爲治化之助豈小補哉侯又奉當事建議承

檄修邑城告竣在邇畿南永賴皆曠舉也而誌適成可並垂不朽矣侯名守魯字汝確號文崖黔南人壬子經元楊君名守正字汝靜興州中屯衛人以明經尹固城誌凡六卷是爲序

舊志序後概不紀年令閱者茫然殊不可解以後二序考之此序當在前明嘉靖三十九年歲次戊午良邑有志此其權輿也台山郝錫疇識

良鄉縣舊志序

康熙十二年
癸丑知縣 李慶祖

維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職方氏以掌天下之圖書殆文獻之昉乎推而至於郡縣莫不有志然而膺斯任者非具上下古今之識不足以談天下之事是故不鑒已往無以知來不觀已著無以察微則網羅舊文摭拾故典非謂矜博雅實以經世務也夫天地之氣運風俗方域之鍾靈毓秀以至紀綱法度祀典賓興財賦兵戎偶舉一事而事之本末因革未能燭照數計亦何以布政宜民垂庥光而昭後世耶余自辛亥春承乏茲土撫失業之殘黎整首衝之罷敝弭嘯聚於未萌起衰頹於既往又何敢拮据之不早綢繆之不豫哉今日者歲序粗稔人才奮興不揣固陋欲急蒐邑志以悉人物風俗之勝徒得之父老傳聞被厄秦火者久矣忽蒙憲檄恭遇聖天子嘉納端揆之建白勅集通誌以備一代之興事固盛舉促應實難幾煩搜訪一日得之邑紳侍御張君張君以渾金璞玉之資抱博古通今之學出家藏秘本爲君胞兄斥邱尹所夙構者舊志距今一百一十五年矣時移事變百餘年之行事未續雖舊冊僅存與無冊同爰開誌館以纂修之事託重張君復

延茂才數人佐之仰察象緯俯覽山川中極人事綜據六經博採史傳禮者毫而諮詢式遺賢而訪問百有餘年之事燦若懸璫而百餘年以前之事亦因之以傳但披覽往帙有止詳故實不載論議者悉增之有宜於往昔不切今茲者悉刪之斟酌必期於當校讎必極其精余又從而論定焉綜其大旨叅其未備釐其所不急俾其志圖說也謹而確原隰在望衡紀垂芒無忘小民之依感召之理焉其志田賦也典而法田分三則賦分三則期不失先王什一取民之制焉其志人物也立意嚴而存心恕不因所喜而飾之不因所惡而掩之其志藝文也愼而有體有關於經濟有堪爲儀型者方取焉其建置與官師可志也可大可久勲業在一時功德在奕世千載之松楸百年之俎豆視之如一日焉後之人考憲典而敷政教式前烈而惠下民胥賴是也志之關於治道不甚鉅歟夫統立其綱而次之有序復晰其目而論之有端按圖索意仰副德心其於聖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之意亦可以稱塞於萬一矣余何敢以固陋自諉哉

良鄉縣舊志序

康熙四十年
辛巳知縣 楊嗣奇

方今皇上命翰林儒臣纂修大清一統志樂觀厥成用以黼黻太平輝煌治道甚鉅典也凡在百爾臣工何幸躬逢其盛普天率土自當鼓吹休明拜揚聖德乃嗣奇以疎逖小臣於庚辰春仲謬膺簡書司牧良邑甫受事卽欲得本縣邑乘考稽我朝歷任是邑循良著績者爲法不意蒐求後僅得寫冊三本係前令李公慶祖與邑柱史張公諱環者重修之書反覆披閱但見字多魚魯殘缺未備爲康熙癸丑歲所構造夫自癸丑距辛巳將及三十載其間官師之去留士民之習尙土田賦役之規制不知幾經變易矣顧今闕略未補他日太史採風邑屬畿南首善將何以憑籍仰副聖天子稽古右文之盛治乎不幾辱朝廷而羞縉紳耶爰謀諸學博李君維翰二尹孔君衍杰暨邑貢士見聖庠廩生陳玘唐美中且俾鄉耆里老訪輯四境軼事有關政教風化者添入簡末相與參互考訂訛者正之繁者芟之缺者補之更不吝捐俸助資繕寫四本用付剞劂裝訂成書以便觀覽卽未必功同信史庶幾一邑文獻頗有足徵竊附續貂前人之意云耳敢謂職任衝罷小邑勤勞王事救過不遑修辭著書

非不敏之責也哉遂援不律而爲序

重修良鄉縣舊志序

光緒七年知縣陳峒

良邑東接宛平南鄰涿鹿西與北毘連房山廣袤相準方僅四十里其山燎石岡一培塿也其水廣陽河一衣帶也其俗樸素其民彫剝然近畿各縣號繁劇者獨以良鄉稱首誠以密邇國門拱衛神皋東南十三省有事京師者無不取道於斯冠蓋之送迎邸舍之供頓文移郵遞之分逕進奏飛騎之交馳方物入貢晝夜之護持餉車轉運遠邇之巡警轟隱旁午徵呼絡繹小民拮据供役日不暇給兼之境內土田多隸旗莊畎澮隱沒佃租輻輳爭訟不已趾錯於門官斯土者措置一有不當謠譏決裂每至不可收拾以故前人創修縣志垂法後來意甚厚也乃自康熙癸丑辛巳兩次修補迄今百八十年無鋟本方今國家中興百廢具舉大府輯修畿輔通志分飭屬邑各修志乘以備采擇庚辰冬月^峒權攝斯邑下車伊始卽事搜羅舊稿僅存焉烏譌外文獻無徵傳聞互異欲捃摭案牘則自道光壬辰河伯告災斷爛無一存者爰爲倡捐開館延司鐸郝君壽田暨游君雪門薛君召棠秉筆編訂復屬紳耆徐君南村諸君子佐之^峒治事之餘參觀校閱稽核舊志博訪遺佚遠既無徵姑從闕略

近而可信必致周詳義取臚新例兼述舊凡六越月而告成然後一邑之典章規制
燦然可觀焉夫時移事殊今昔不同仍舊貫者知成憲之當遵隸新章者知改絃之
有自由是稽田賦察戶口利弊所在若判黑白庶幾彫剏可復繁劇可治爾後之君
子隨時增葺勿復如前日之廢墜是則順所厚望也夫

良鄉縣舊志序

光緒十五年
知縣范履福

郡縣之有圖志尙矣古之爲政者必先采其風謠相其土宜經理其山川考正其貢賦與辨夫人才之升降鄉俗之醇漓然後因地布化隨俗致理得以有所藉手自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而圖經始見班孟堅載地理之志而志書始行志固史之類也故修史之難無出於志昔江文通嘗言之矣良鄉古屬幽州於天文爲箕尾分野置縣始於西漢以其人物俱良故名國朝因之邑城土垣而固地當輦轂孔道徵發供億騷然起視四封長短截補僅四十里然北拱都城南控涿鹿東縈潔水西擁房山西山之雲氣奇峯皆得以延之揖之則殊標形勝也民風夙稱樸茂稽戶口蓋萬六千有奇以今較昔爲遠不逮大抵土田糧賦之變易郵政徭役之衝繁有以致之歟俗瘠則施教難秀良子弟或亦銳志磋磨而不以學業爲急務者所在多有科名之未竟暢遂職此故耳此皆考舊志而可知其畧者也舊志始於康熙癸丑歲爲前令李公慶祖所構造迨庚辰歲爲前令楊公嗣奇所刊成迄今一百數十年矣其間官師更替政治沿革時事民情大殊疇昔不知凡幾而志書缺然後有來者將何以按圖